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駿廷震繡梓

表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

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家有刑書知而不犯  
地為沃野富以無求囹圄屢空枹鼓幾困以安周召  
之化寢成齊魯之風廷見吏民問所疾苦諭以寬大  
之意使無鞭朴之憂觀其歡欣見于眉宇無以為報

莫知所言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寡合以記誦之學起畎畝之中以刀筆之能供州縣之役居無邑里之譽執為先後之容况茲罪戾之餘宜在棄捐之數因緣過聽蒙被誤恩備負理官久出衆人之後奉使詔獄再為萬里之行明大義以決疑無儒者之效奉三尺以從事有俗吏之譏自知甚明人望何在豈期幸會復與選中用過其能思非所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神明之德當制作之期樂與諸臣慎守成法明揚不次之位期致非常之人顧臣之愚何以為報謹當竭犬馬之力收桑榆之功明慎庶刑慰安遠俗以身許國不知蜀道之難視日近人信有長安

之遠

代賀興龍節表

四序運而歲成為地之統萬物備而聖作得天之時敢忘事上之恭竊有增高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當天受命繼聖承家性成光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登觀前載考古義以御今退託未明順下風而問道方大冬之協律仍千載之膺期日月清明光氣充塞庶邦有衆願效忠臣之心萬年無疆請祝聖人之壽臣蒞官有守稱慶不違永懷盛禮之行更覺長安之遠

代謝賜曆日表

敬授民時永惟王事之本欽崇天道以協陰陽之和  
凡爾有邦共承大賜恭惟

大皇太后陛下以神明之德成天地之能盡萬物同  
其仁與四時合其信迎日推燧極天地之深精叙事  
授方修治朝之故事臣敢不以時宣政因時考功庶  
寬水旱之憂少逭簡書之責

代謝奠路提點刑獄表

三巴之險雖天下之畏途一道之權乃士金之高選  
衆之所慕私以為憂中謝竊以遠之則危人之常情  
寵至而憂士之深慮粗識事君之義豈敢避難繁聞  
長者之言不能無懼然臣忠有餘而智短心益壯而

力殫願會寵榮何以稱重念臣術學無以應敵容  
貌不足動入早以一經誤當公選疏緣再點幾矣明  
時雖已往之莫追冀方來可補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用地之道因天而行刑賞交脩功過  
並用稍寬罪矣復在憫憐取其一日之長付以百城  
之寄謹當益堅故意以濟暮年志輕萬里之行身驅  
九折之險宣昭聖人之化期於無刑輸竭老馬之能  
託于不朽

代謝賜恤刑表

皇心隱惻念及庶方天詔丁寧形於一札伏讀感歎  
至於再三中謝夫以克謹常刑聞之在昔著為故事

方自本朝每於災燠之時屢下寬大之詔輝光四燭  
囹圄一空人自不究刑由是措伏惟

皇帝陛下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當非常之事  
而有非常之功燕慶清閒不忘三木之被體功施動  
植尚懼一夫之向隅誠意所加孰不感動德澤之下  
無復過差雖泰累聖之成規實自一時之至意臣職  
親詠徽恭奉德音實與吏民同深慶抃

代賀冊皇后表

爰歷靈辰肇脩內職禮成一代風動四方中賀臣聞  
朝廷之治本乎家婚姻之道正乎始爰求茂族用配  
哲人龜筮協從人神同福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廟社謀及子孫既成天德之剛  
復脩陰禮之助本支百世寢被周南之風壽考萬年  
膺受天下之養臣職當守土世受懋恩欣聞大禮之  
行莫預外庭之賀

代謝曆日表

君以民為心既同其樂人以食為命必謹其時爰舉  
舊章以興嗣歲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好學制作順民生資堯舜之仁躬行  
曾閔之孝與天同德固無先後之違繼古成能宜有  
始終之合臣謹當布昭寬大勸省事功使無凍餒之  
憂庶有涓埃之助

代賀正表

行夏之時正得三元之會祝堯之壽願同萬國之心  
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勇智自天光文協帝仁而博施盡日月之  
照臨聖而不居寤寐之治亂徒見成功之速莫知藏  
用之微臣祗領郡章親逢聖旦建四王之禮更深  
之嗟舉千萬歲之觴徒切封人之意

代賀安西州表

奉清廟之遺策還職方之故區恩賞並行人神共慶  
中賀竊以繼志述事孝之大原取亂侮亡古之常道  
既重譯之來享而小醜之弗濟金鼓一鳴山石四裂

斷匈奴之臂告成太平之功藏郵支之頭永為夷狄  
之戒伏惟

皇帝陛下勤於堯禹美讓祖宗仁政而有勇功文德  
以立武事表西師之威示無萬里之行舉外廷之觴  
更上億年之壽

代賀正表

甲觀告軍人中賀臣聞  
聖則多子人則多子冠而生子古以為祥恭遇昌期  
宜有勳節上中賀兩宮之念下以為萬世之基凡在  
寰區舉國仰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溫恭以天縱生知之資務

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服戎夷  
終身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思以百  
姓而為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思齊之聖更形既醉  
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歲而壽武  
願同庶物之心

代賀生皇子表

吉月令辰是生元嗣榮光休氣昭示聖期天地合符  
華夷交慶中賀臣聞王者之孝以繼體為先人子之  
心以順親為樂惟時盛旦顯有體符符將主  
七廟之器抱孫弄稚祈奉兩宮之歡伏惟  
皇帝陛下以人為心視民猶子三刑設而未用五兵

儲而不陳鳥獸蟲魚咸得其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故得萬物之歡心而獲百順之顯福國勢定而加重  
人心安而益舒四海同聲豈特封人之祝三靈效祉  
不待高禘之求建昭代之盛儀帝後故事第後臣之  
嘉頌莫效微材

代賀冊皇后表

龜筮協從古今同貫盛儀既舉休氣來臨臣中賀竊  
以三后興邦必有同心之助六朝成憲著聞積德之  
升惟關雎左右之求有思齊十百之報人有所仰邦  
其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既聖不居持成如始攷圖數貢盡雨露之



所濡綿地經天直陰陽之備位爰因誕聖遂建洪名  
德配二宗並有照臨之意功施四海居無怨曠之聲  
豈意暮年數逢盛事

代賀冊皇后表

功德兼茂禮命載崇慶自宮闈遠于寰海臣某中賀  
竊惟母以子貴既三代之舊章位以次升乃六朝之  
盛德惟紫庭之虛位更寶曆之靈聖念退抑以  
不違而天下屬望之有在嗣既自出天猶不違爰歷  
靈夜茂膺大典恭惟  
皇帝陛下寅畏天地敬法祖宗以義勝私出入詩書  
之府由今望古度越周召之風爰興舉於盛儀用光

華於盛旦室家齊慶日月增明萬物順成氣得陰陽  
之備三靈錫美壽有國陵之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啓

祇奉誤恩至承立寄榮生意外媿見顏問方國家有  
為之時乃賢者自效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與有太平  
之功惟茲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  
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天人之際宜得一時之士  
以為百吏之師如其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學  
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來  
之勞備員中部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明過其情  
方虞譴訶敢意僥倖此蓋伏遇某官人非求備物使

得宜勞其萬里之行付以百城之寄駑駘已老未忘  
卓樞之恩鷓鴣何知不識鼓鐘之樂

謝徐州教授啓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教授  
者誤膺公舉所譽至情伏讀訓詞以榮為懼惟士之  
于世如女之從人必待禮而後行將正身以及國唐  
虞在上無自獻之八元魯衛之間有下濟之一老雖  
用捨之有在乃天命之適然苟非非之亂俗若  
師道少則不敏老而無聞竊竊之心庶幾  
君子難進之節是古之學勤而無功功之文華而  
不實然賤而多藝乃孔子之不為雖窮則益堅待文

王而後作既所長之無取敢有意於多求豈懼懼天  
之來辱在薦賢之數起於徒步召以師儒慄股汗顏  
不勝愧畏爝火不息幸依日月之光馬群既空遂及  
駑駘之輩耳念師道羈孤百出度越科生方寄食於  
游從期轉死於溝壑母子不保更懷喜懼之心和夫婦  
相望限以河山之阻惟茲五斗之祿足為十口之生  
追還妻孥收合魂魄扶老携幼稍比於人飽食煖衣  
少緩其死捧檄以喜知毛義之有親倒道而行顧主  
偃之已老此蓋某官仁而徧愛明以有容為國求才  
與人同樂顧群能之畢用憫一夫之向隅方施咳嚔  
之餘已戴丘山之重德無以報徒懷犬馬之心命苟



乘時願效鈔刀之用

謝再授徐州教授啓

中臺絕望邈加天漢之光孤宦易危懷若秋霜之  
方去留之未定顧聲聞之不遠逮此踰時復伸故意  
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  
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為兩  
塗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麈亂世豈雄疑於  
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豈意妄傳遂煩  
公議方衆言之成市雖百虎而可疑賴日月之並明  
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公賜保全憐其母子之窮  
還以斗升之祿原恩有自攬涕無從願為執鞭喜有

逢於晏子期之異日報不後於讜章

荅諸先輩啓

伏審先輩與賢東里行問明庭深推災異之原論著  
古今之政惟義所在可舉而行歷皇覽以興嗟褒嘉  
言而賜第冠楮奇偉究見忠臣之心深切著明更觀  
儒者之效惟此得人之盛莫居吾黨之先作者七人  
遂空冀北之野傳之千載復聞泗上之風尋在游居  
與有光寵既為知人之自又當盛禮之臨感服無忘  
敷陳未既

代荅馬狀元啓

狀元先輩祇承明問顯効至忠拳拳有愛君之心疊

鹽明當世之務速更帝覽明被官思擅一代之風聲  
傳四方之觀聽諫而見信寧懷小祿之私言之非難  
更成大儒之效豈期厚貺先辱吉音向德之心非書  
可既

代賀門下蘇侍郎啓

顯膺明制登進東臺賢能所居位望加重成命四達  
衆言一同竊以帝者不難於侍任而難於知人君子  
不患乎富貴而患乎所立上之為賢而下不異明之  
所善而實與同故邪正不亂而用究其能終始如一  
而人不失望不有君臣之合孰明治亂之分恭惟某  
官行法於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列行為勳世之

初七舊抄有能字

即方其在布衣之中已有經天下之志對嘉祐之問  
則刺切明主議熙寧之法則遠遊權臣人之所難行  
而甚易事之未效誠其當然故身雖窮於江湖而望  
已在於廊廟遂膺大用顯有丕功人欲未克恩言押  
非年而化已如漢相之言三揖而升遂正商衡之  
任某繫官汝穎臣實與斯民不勝至願

賀兵部許尚書啓

入侍適英出司武臣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座  
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郵壽豈惟詞藝之工  
文宗之用贊皇亦為登進之漸昔存故事號為美談  
尚書侍讀以俎豆多聞為軍旅之事以道德之老備

師傳之官儼脩文尚頌伯益之贊拜章歸道益隆  
桓氏之風遂掩洪鈞以綏四海周登魯衛深烈政事  
之同唐用崔溫或為前後之繼公望如此私心與同  
致慶以還執事而候

代荅南京留守巫待制啓

試守東州初無善狀奉使西道信有誤恩被聖訓之  
丁寧奉明詔之寬大惟此八州之衆差歲之凶  
視凋瘵以興嗟顧閭迺而無術莫寬憂徒積慚  
留守待制學以明家行為世法隱然天下之望蔚為  
君子之儒比事屬詞名出漢廷之右愛民憂國政居  
良吏之前方此有行未遑致問不圖貶換遽辱褒嘉

喜耀不勝筆舌難盡

賀亳州何侍郎啓

移節近藩歷辰授職封疆相錯民素熟於寬仁條教  
既領吏究知於深厚風聲四出耳目一新恭惟知府  
郎中國之老成人之師表聰明好古博極天下之書  
簡易無華洞題膏中之美詩高而無上語少而中微  
好士得古人之風和而有別為政無當時之譽去則  
見思恐坐席之未溫即鋒車而賜召相侯旬日復見  
富民之稱壽考百年益隆洪興之德某登門未敢專  
顧已深豈期三折之餘復失二天之庇臨書悵悵徒  
切傾瞻

代賀鄆州呂侍郎啓

祇奉皇俞併伸顯命復宗途之故步分將鉞之新威  
凡在庇庥舉深欣幸伏惟某官百年華胄一代偉人  
政事蔚乎無前文武惟其所用公忠亮直綽有先邁  
之風愷悌清明簡在名臣之數既踐更於中外益昭  
著於聲猷果當新政之先重委東方之寄恐坐席之  
未暖即追鋒而賜還輿望所同濡筆以俟薰風戒候  
視政攸勤望為廟朝更加調護

謝正字啓

帝者居尊舉要因任以責成為官擇人作新以績故  
必須養之有素然後求人非難恭惟祖宗之遠猷創

為館閣之清選由二府之共舉開數路以博收不為  
常員務在多得給太官之上曠假四部之異書加以  
其年孰不為用凡百年名世之士莫不由是以興而  
一代致平之功其原蓋出於此名雖文學之選實為  
將相之儲尤難其人可稱此舉如某材非通用實不  
追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父師之訓粗於翰墨  
小有專勤誤蒙哲匠之詳隨在勝流之數每深惟於  
弱質又自絕於仕途本願下鄉歿有善人之號豈期  
暮齒名玷薦賢之中粗蒙一命之徵已致七年之廢  
方睿在之有作而公道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選  
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但畏金根之謬

顧惟忝冒有愧情願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英才修明  
前政以水鑑之平而邪正洞照以湖海之量而細大  
畢收憐其衰殘借以光寵老馬伏櫪不忘萬里之行  
弱羽衝風敢期百發之中感幸之至但切下情

謝胡運使啓

為吏經年以身待察既免遣逐復加薦論顧無一日  
之長猶有二天之覆當善而懼豈人所能竊惟甚愚  
莫宜于世一從底仕皆異所聞閉門自守則人以為  
高事上盡禮則衆目其異動而得謗語輒忤人顧一  
世之數竒辱衆人之譏笑自省如所人謂斯何此蓋  
伏遇運使大夫以高世之能當東方之寄乃倉廩空

虛之後而水旱流亡之餘召和氣以致祥收人材以  
報國謂拔十得五而可得其半故匿瑕含垢而以求  
其長致此下愚乃有至聽施而無報見君子之用心  
得于不求全匹夫之素志謹當勉以不逮行其所知  
庶及後車之塵無累知人之目

賀人及第

試藝中程造庭賜服永作鄉閭之觀豈特交游之光  
某欽承不遺先辱貽問其為感幸莫盡意言

代祭曹令文

嗚呼我昔與子同僚共好無後不鞭有美必詔晝而  
同遊夜則更造忘形脫俗肝膽相照來必解帶寒必



著帽逐涼負火一飯百爵鳥鳴于春秋魚可釣車馳  
卒奔兩使交道討論古今攻堅接要是是非非窮極  
至到有無却尋焦口燦貌落筆抵几又驚以笑間以  
五字有唱斯報駸駸逸足度謝超鮑我以喪歸子復  
來弔哀我病老且拊且膏有求弗厭無得不效以子  
之故煙不絕竈謂子之賢宜顯宜老如何不良一病  
不療過我而北曾不我告舟人有云追不及旒一觴  
千里寄此號叫情邪文邪孰得而料

代春祭群神禋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歷靈辰敬供祀事風雨時至  
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望也

代春祭群神禋文

天災時行雨雪為虐上憂勞東方爰下赦令施德宥  
罪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命群祀神其鑒之有當上  
意也

代郭氏焚黃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沒其年以散  
即竊位于朝與有追祭之典自衛尉少卿中大夫三  
告子弟其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又焚其  
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已至矣顧  
惟不似何以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  
長故能生享其祿歿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為



不至也故敢以告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馬行脩于鄉而名昧于世豈君之澤而人之蔽耶世不識君盍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于石以播厥美使孫子如君則不已國人之思真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穎設有學而置師弟子員講試如法蓋自公始穎之為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而善其俗歿而祭于學者亦莫宜於公翼亮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食清廟而

絃歌之豈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為吏有列于學授事之初敬修故事

穎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間作吏失其職而為民憂徧于群祀不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禮請大士哀其不辜報以如願天地開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野前守蘇某以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為梵刹寺以修民之敬心月既晦矣吏其變祇惟大士之天腹妙求施且不得寧復有報而禮有所謝不敢不供

據頤千里臨本重校行正八十五字

辛巳燕九節薑菴志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彭城陳師道 獲常著

茶陵陳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 燦學重校

後學彭城馬駿廷 震繡梓

雜著

羆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驚而力長於用大所  
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顧左  
而右逐前如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備而後  
犬更前而殺之豕羆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

如舊抄而

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羸羸如受制于犬者遇非其敵  
困于群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羸之謂矣

賀水部傳

賀航世莫知其群與其邑里仕石晉為郎章聖皇帝  
東封有布衣巾幘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某  
帝故知其僂者夜闌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  
為莊獻皇后言之以為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  
詣闕獻金銀銅道釋象數千萬喻澄也后喜過  
以師對問曰賀也在淮南使君有願見也后喜過  
之淮南與俱來后為幸洪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  
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亦不罪也沂人喬全得惡病

止死偏遇賀得藥曰服之可不死然欲不止疾當復作

全富家子年少既疾愈即娶婦疾果復作全大悔乃  
出其婦去家求賀數年乃見澄方全見賀時澄在東  
故識之澄曰賀不可得見也全應隨澄冀復見賀  
歲餘澄曰賀使後全復相見全叩頭如約澄  
乃引全同見之全疾愈熙寧中東  
坡居士為客全早請雨常山既而雨居士却蓋  
以行賀從全見之以為可授道也欲往而疑無素  
乃止衍元二年全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  
賀不忘君全及之已而求去曰賀約歲首過我於  
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全以詩寄之後全復來出賀

君不舊抄有若人二字

書曰將使若人通言於君君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知者世言道家為功之外而賀獨猶喜與人事豈世之所稱自為不足而賀之道又以反人耶不然老氏之道同於楊朱難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強授之士之求僂自脩足矣而世方區區弊精神卑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是果足以得之耶其不為賀笑寡矣

劉道原畫像讚

是非言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於時者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為賢汲黯

劉道原畫像字

為賢至于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及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縉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新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量度如水之鑿知繩之尺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日雖一時貴權自勢力排山倒海不置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改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後仇施其逝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一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猶畏黯不敢發又為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

至黯復不敢刺則其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慧以其不知利爾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和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為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春過巨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辨其像而歎曰晉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凜凜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為之贊曰孰居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前其剛斯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如巴賢則過之有張不弛維利不嗜不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維死不死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既叙且銘自足以達况茲其人

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丹青益永厥聞

觀音菩薩畫贊

龍眠居士李公麟畫觀音像跏趺合爪而具自在曰世以跌坐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禪師刻版以施學者陳師道稽首贊曰

德孰不仁聖以慈稱施孰不廣聖以廣名三江九河為一大海非一非異清濁何在兩目兩手而萬千萬吾儕小人左右異便願我眾生從聞及原盡十方界一觀世音

觀音菩薩畫贊

有聲則聞我與眾生有聞無聲惟觀世音因聞而悟

悟不以聞觀自其他與物而形相即是妄妄即是真  
真妄謂真百無不存我以耳聞不以心形隨處而用  
鼻口亦聽孰為我師犬吠驢鳴生我與佛普同一名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大  
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  
操微時幸許紹之自以為重匈奴使操不稱而  
代提力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紹紹不足  
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紹曰紹子不肖  
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  
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

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  
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為英雄小遇鴟炙丐乞如  
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驚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  
子曰振也慾焉得同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是故  
自用之為英自勝之為強

書賈少府詩

賈君與先大夫詩以行義聞里中而人不知其工於  
詩也其歿二十餘年而詩始傳以其有子也善夫君  
不忘矣紹聖三年四月十三日彭城陳師道書

書舊詞後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蓋不更此而境也余謂不然



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境也余  
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為卿  
塚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鄉士無欲余之詞者  
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  
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  
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主人莫問是誰家  
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後山居士書

跋揚李二公詩

元祐二年始以諸科解額合進士為二十七人而考  
官定著才二十二人昔熙寧中罷黜諸科以進學者  
於是士興于鄉者過倍其數化之效如此出納之吝

雖有司事而非詔意秋九月大會群士二公為詩以  
相勞之邦人以為寵又方請于上以復之而皆見于  
詩蓋其志也可謂賢矣

披雲樓上梁文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  
惟此東州稱絕倫邇遠澤未息猶有陶漁之風王化  
既成更同燕息之俗河山千里抱鼓不鳴閭巷百年  
豪傑間出地溢土而歲嗣豐稔至無愁歎之聲吏絕  
追呼之擾因斯民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  
事非過制所賦續經費不及民林宇靚深稱吏民之  
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

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

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艦銜尾繫江潭朝辭已作豐年雨暑飲行

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長

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

拋梁上危架岩堯建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

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械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  
墻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司力賜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  
風露之警益繅錄害家有囊廩之餘固固一空鞭笞  
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  
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蓬室銘

宿遷邵生築室以名而求銘銘曰

邵也善群其能處獨曲几方牀土階蓬屋詩書在前  
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吾有

晦迹齋銘

昔之慶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之  
習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  
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黃樓銘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  
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  
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帶丈餘下  
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海水垣土  
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某與某等為天  
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與某等兵置獎應卒外為  
長楫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為大隄附城如環以持

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  
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  
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  
矣直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  
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某惟念祗承謨訓人神  
力同敢自為功以述天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  
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  
客陳師道以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  
姓外平諸侯詩羨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  
猷猷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  
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

云臣舊抄忘其

載字從文鑑舊抄成

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  
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  
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  
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  
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溝壑之患仁隱憂  
臨遣信臣以意東方古廟老困宦宦之憂  
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終  
人神效祥靈平告成  
允迪聖謨終事無荒聖功不居  
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

述脩故常庶民無佞原始要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  
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興龍節致語

臣聞千載接統爰開後聖之期萬類效祥宛同先佛  
之日永惟昌運焉此休辰四海交贊同聲稱慶恭惟  
皇帝陛下由獨智之聖以庶物為心睿武自天文明  
燭物有光齊之仁而博施濟眾學文武之道而居安  
資深刑政並備登斯民於壽域干戈不用還千里之  
故封方當隆盛之期迨此誕彌之日凡茲臣庶孰不  
傾瞻臣幸以賦工建斯感旦願效封人之祝顯陳大  
雅之詩

口號

翊鳳聲來合玉除麒麟煙上暗金鋪近臣先識天顏  
喜九奏初知畫景舒東海為田將幾見南山稱壽已  
三呼欲知帝力今多少醉舞行歌塞道途

對廳

知府大夫材德絕人威明繼古政在循良之上名與  
日月而馳慶吉日之在茲合群心而同樂敢忘薄陋  
願效揄揚

口號

黃堂窈窕慶佳辰密坐雍容合摺紳廣樂充庭如在  
夢歡聲着物似逢春瞻天已祝無窮壽盡醉為期莫

計巡平世難逢身易老嶺梅初破酒方醇

句曲

輿情已徹廣樂方陳金石同和宛若清都之奏魚龍  
並聽真作洞庭之音上奉威顏後部合曲

請黃提刑致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遽失二天之庇  
是陳七獻之禮以為一日之歡恭惟提刑大夫偉節  
照鄰清風肅物有周公之才美謙以自居如顏氏之  
孤高敏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盛而詳刑果自  
東藩就更北道知府大夫敦平生之好盡賓主之情  
願陳眾志之詞以紀一時之盛

口號

當年天下無雙譽此日朝中第一人坐使黃流隨指  
顧即看丹閣畫精神天威行復朝三接和氣今如物  
再春肯駐行軒慰離索聽歌舉白莫辭頻

立春致語

東風應候欣逢草木之榮廣坐攝觴樂見太平之日  
恭惟知府大夫英才盖世偉行絕塵之表其都播四  
方而著目談評詰理傾一坐以趨風政已頌於中和  
人樂聞於鐘鼓爰因令節肇放華筵賓賓雍容願上  
使君之壽妓園窈窕爭唱合人之詩願舒下情敢獻  
口號

口號

霏微臘雪不霑塵收拾陽和作早春一坐盡傾歸盛  
德四時難得是佳辰髮邊綠勝年年好樽下歌聲日  
日新一笑難逢時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致語

佳辰行樂為平世之勝游清夜觀燈與斯民而同好  
恭惟知府大夫寬猛相濟忠孝兩全聲烈暴乎四鄰  
氣節蓋於一代爰因令節迨此暇時聊為秉燭之遊  
用作豐年之觀扶老携幼樂聞鐘鼓之音疊足排肩  
願見衣冠之會敢忘薄陋復此敷陳

口號



歡聲喜氣寒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節定知隨意  
好今宵端復為人長粧成粉白生春色酒瀉鵝黃射  
燭光報答風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代興龍節功德疏

信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並

爰屆誕期用伸至願恭惟

皇帝陛下此有缺伏願為萬世

心如河海之靜淵與天

請興化禪師疏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難於耳目至人  
進德示平等於宛親不有別傳孰聞異見某公尊者

舊抄每恭惟二字不  
注有缺

乃佛受記為世尊師紹雲門之正宗入慧林之半座  
皇破頭之氣和正法之旁行觀優曇之華信異人之  
間出知時莫逆觀化方隆母辭千里之行以慰一方  
之望

興化寺請真脩造疏

有為雖幻是惟聖證之因興事其時信有異人之至  
真公大師行成于律法得於心志如金石之堅施有  
龍天之助勉後勤請便發願心

請觀音禪師疏三首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法來無意以眾為心某公禪師  
行歷諸方歸安一榻梅如止水眾至則形體若震雷

物待而發惟茲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場而昔  
賢之施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之法燈成先  
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建而其時祖道大行復一  
枝之旁出

智者不說語言所以為人德必有能住持乃其餘事  
某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者知其有道功未見事而  
談者知其有才信淵默而雷聲由孝友而成政顧茲  
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無說辭慈力不暇  
有為願效至情通伸勸請

世當末法方慈嶺之西歸地則左禪乃福田之東際  
入天合力緣法同時某宗禪師遍歷五宗頓開千眼

着衣喫飯肯學為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林之肉  
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者無緣處說  
法有佛處稱尊勉循衆心以成本願

觀音院無盡供疏

化無高下一念遍於大千施有多少半果等於百億  
是憑念力用作妙因樂與信心同茲勝利

觀音院請趙居士疏

觀音古刹地聖人凡賴上名都信深緣孰是興無盡  
之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居士見遠察微有家無累  
悟解不立已契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生之福  
憑茲一舉以效初心

觀音院廣疏

大士創始三百眾之所居末法再新二十年之已廢  
是憑眾志同此勝緣倉廩空虛孰為饘粥之費棟宇  
傾圮不無兩澤之憂普彈拙者之心庶動仁人之念  
請月長老再住薦福疏

世不受福乃末法之弊心倦於利生亦菩薩之魔事  
既去來之無意雖一再而何嫌眾之所同時則未艾  
月公禪師一宿法雲而出世道與時行七歲薦福而  
退心眾所疑著國師三出未偶勝緣為山九年不須  
心躁守株待兔雖達者之不為面壁磨磚亦古今之  
常事未忘本願須順眾心不下禪林徧周法界閉却

方丈默聽雷聲

薦福院齋僧疏

尊道廣福既聖教之所同勞舊勳亦世情之攸尚  
願以小人之意仰同君子之心圖澄禪師以七十之  
年曲後眾志捨平生之舊業赴新交涉遠忘勞所過  
成化擔囊振錫其後如雲方茲挂搭之初宜有洗滌  
之供以為一國之倡共結多生之緣

華嚴證明疏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嚴大師宗永  
買大方廣福華嚴經一部八十一策并櫃二隻及請  
曹州開元寺上生院講主重寶讚者

伏以石因契會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身  
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誓盡此心敬供不怠在在  
處處如佛之存劫劫生生以今為始伏願諸佛所說  
如喜慶而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

幽園空虛實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飾聿脩典禮之常  
惟此徐邦道素稱郡獄無虛日市不絕刑解網施仁  
奉聖朝之初政治臨後理資賢持之良能照如登  
春臺濯濯鞠為秋草更憑梵力普及蒼生

代醮青詞

天道好還雖善惡之必報玉書有訓為懺悔而必原

不勝至情仰干洪造惟知罄竭期在憫憐切念其氏  
罪惡貫盈禍災積集天之所棄鬼而得誅一病逾時  
百方莫效惟歸窮於覆載庶有望於生全伏望三聖  
眷懷衆真敷佑赦其萬死錫以餘年螻蟻微生敢希  
求於再福桑榆莫景期洗滌以自新

代醮青詞

天運有叙六十餘而一週人心所歸五千言之大典  
惟此庚辰之歲是為本命之年數之所窮理有必反  
不勝恐懼是用祈禳攷案舊章脩陳薄禮惟衆真之  
厚眷下顧弊廬假青章之微詞仰陳危懇多生之罪  
願以懺除百歲之年敢祈陰錫道心浚發妙行具修

疾厲不侵善祥來集誓依真教以畢餘生溥及群情  
同期勝福

揚願校本改正七十四字辛巳正月二十日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六月十四日夜靜校完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撰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暉廷震繡梓

墓銘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微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諫  
議大夫大父說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兩龔  
姚氏大常少卿坦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卒熙寧  
五年後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人以行

藝為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季皆早死處  
士亦疾廢而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忘寒暑寢食博聞  
強記而疾既病屏事絕客讀老釋氏書窮名理外死  
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矣而卒天之報施非耶  
既卒子章始生姚夫人年尚富以禮自誓子成其子  
元祐二年仕為鄧州司戶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  
於是兄子清亦既仕矣能世其業繼其聲者之報施  
非耶始處士葬不及銘明年閏月附夫人之喪乃來  
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享其德而畱其位謂天不藏  
亦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歲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連昌人李姓深水尉贈特進之子大理丞知康  
州黃庶之妻集賢校理佐著作<sub>殿</sub>堅之母也初特進  
賢其子不妄與人父之以歸康州<sub>州</sub>大臣幕府持議  
不從<sub>不從</sub>大<sub>不從</sub>外<sub>不從</sub>故<sub>不從</sub>因<sub>不從</sub>懷<sub>不從</sub>以<sub>不從</sub>故<sub>不從</sub>官<sub>不從</sub>不<sub>不從</sub>達<sub>不從</sub>夫<sub>不從</sub>人<sub>不從</sub>安<sub>不從</sub>之<sub>不從</sub>以<sub>不從</sub>相<sub>不從</sub>馬  
康州卒子<sub>不從</sub>維<sub>不從</sub>而<sub>不從</sub>管<sub>不從</sub>夫<sub>不從</sub>人<sub>不從</sub>以<sub>不從</sub>喪<sub>不從</sub>還<sub>不從</sub>葬<sub>不從</sub>豫<sub>不從</sub>章<sub>不從</sub>遣<sub>不從</sub>子<sub>不從</sub>就<sub>不從</sub>學<sub>不從</sub>或  
勸以利<sub>不從</sub>夫<sub>不從</sub>人<sub>不從</sub>曰<sub>不從</sub>自<sub>不從</sub>我<sub>不從</sub>家<sub>不從</sub>及<sub>不從</sub>兒<sub>不從</sub>父<sub>不從</sub>時<sub>不從</sub>未<sub>不從</sub>嘗<sub>不從</sub>不<sub>不從</sub>貧<sub>不從</sub>何<sub>不從</sub>用<sub>不從</sub>利<sub>不從</sub>  
其後按<sub>不從</sub>理<sub>不從</sub>佐<sub>不從</sub>於<sub>不從</sub>朝<sub>不從</sub>名<sub>不從</sub>人<sub>不從</sub>儒<sub>不從</sub>士<sub>不從</sub>傾<sub>不從</sub>下<sub>不從</sub>之<sub>不從</sub>然<sub>不從</sub>亦<sub>不從</sub>以<sub>不從</sub>是<sub>不從</sub>數<sub>不從</sub>致<sub>不從</sub>  
者按<sub>不從</sub>理<sub>不從</sub>謝<sub>不從</sub>不<sub>不從</sub>謹<sub>不從</sub>為<sub>不從</sub>夫<sub>不從</sub>人<sub>不從</sub>憂<sub>不從</sub>夫<sub>不從</sub>人<sub>不從</sub>曰<sub>不從</sub>大<sub>不從</sub>者<sub>不從</sub>吾<sub>不從</sub>望<sub>不從</sub>汝<sub>不從</sub>細<sub>不從</sub>何<sub>不從</sub>  
憂<sub>不從</sub>焉<sub>不從</sub>夫<sub>不從</sub>人<sub>不從</sub>始<sub>不從</sub>封<sub>不從</sub>壽<sub>不從</sub>光<sub>不從</sub>校<sub>不從</sub>理<sub>不從</sub>辭<sub>不從</sub>所<sub>不從</sub>拜<sub>不從</sub>官<sub>不從</sub>進<sub>不從</sub>封<sub>不從</sub>安<sub>不從</sub>康<sub>不從</sub>郡<sub>不從</sub>太  
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于東都五男大臨叔獻叔

懷疑作愧



但：抄本恒

達仲熊校理其家也四女有婦行長為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感野壁也於是大臨為梁縣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度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之墓在分寧之臺平實世并梁縣與其群弟使來言曰先實知子子其銘以壽吾先即道學於校理貧不自食又容焉知其私為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 特進之子康州之妻善於其身... 外具宜... 夫夫婦婦盍監其子則知其母... 汝五子... 癡癡如一敬而不忌以有其室... 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長覆護其短

以仁族姻外事實... 客與有餘... 哀室無遺... 帛孰不貴... 富以亡為存... 孰不老壽... 以死為生死而不腐... 何有於文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 魏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 魏之魏始大甲於國譜... 三世而至司徒... 魏之子別居... 魏之魏源其後... 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 魏諱羽為太宗真宗三司使... 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 魏諱瓘見微致大功昭南邦... 以吏部侍郎歸老... 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 大尉在名臣之數... 別為下蔡之魏大

尉尉娶刁氏有子十一人君乃第十子也諱紹字奉  
之任為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捕而盜止留守  
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大饑君歎曰朝請而夕報  
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估而後聞傍近賴之通判絳  
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沈浮俗間檄縣諭之講  
試以時君與其為過焉後以朝散郎知馬  
元獻蒞子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  
其求而刑者眾嘉祐中有良守  
諷君將行要貴名求堵既至其  
人益井更數守訟不法君行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  
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登格而賞

晉書抄志

不及君亦不自告也紹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  
七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榮二國夫  
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衛  
大將軍忠告之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一女嫁蔡州  
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銘  
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  
不及用循職而已母異也既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  
君婦曰其陳氏乎不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  
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其婦曰盍索  
其詞以圖請乎於是汶來及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  
與余交文與俱來其何辭銘曰魏氏再顯惟其有繼

有繼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捷為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郎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為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衍紹聖三年十月幾日葬于白鶴鄉立德里之故塋衍有文行力貧以葬大父而下幾喪鄉里既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為濮州參軍賈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下其事君不

受其為河東從事佐經略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界之遣使臨議座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為動於是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聲勢亦不就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則而後使刑君獄不可使武吏明怒僚吏却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為自計耳於公何有又况非某之能也使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鬪而傷决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寃而君疑之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于監司然有惡語君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為具獄復得其實是夕罷歸兩騎及門墜乃死驗其鄰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寃而承人思之至今衍

常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  
吾故官也其監團栢鎮軍興運夫過其郭突門劫庫  
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  
利器懷重寶何所乎衆諭稍去遂定君生十年而喪  
父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孝蓋天資  
也家產萬金委群弟不問所在後爭分君又多予之  
有難之者君不答召衍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  
君以不欺為心亦不以告人問其說曰不自欺耳而  
人信之徐守見而賢之數薦宰相用矣君辭或問之  
曰班固以事實氏為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銘曰  
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價不出亦古之曾凡君之行

出于不欺邑人之傳我則著之

比丘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丘理公卒汝陰之薦福院年  
八十一臘四十三戊午葬于西郊始余為府屬聞其  
聲數過之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且  
別於是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別且曰公老而疾有如  
畫緣我其銘公默然歸則葬矣其屬永園既治其喪  
又具石以請公名吾理道其子也去居東都  
寶安院持律嚴密德性圓融始出汝陰證悟教  
焉使如瑞光又專圓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  
剛行願兩經闔戶禪觀不近人事凡二十年類人向

馬晚謂禪者晉仁曰明年吾往矣既望坐逝後三日  
而用火蓋先期馬使以所誦經與所著書後葬問故  
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當也得此則免矣既化  
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理公諱蠟諮既平以直  
且寧且業以究其極下席散徒行其所難闔門謝事  
二十其年兩林孤園過者敬之有經有傳以及我師  
仁壽太君盧氏墓銘

國子無長貳貳字  
宜契焉

而兩子仕仲為御史殿中貳國子或使守遂封  
仁壽縣太君夫人既成其子張其宗以續其世孫曾  
在前究樂厚養而自若也紹聖四年司業自徐徙福  
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閏月甲子卒于行隨早卒陶  
為宣德郎先卒陞繼卒家世葬閩中於時司業擬徙  
睦州不克及葬乃以某月甲子藁葬于某初司業以  
喪過潤遇晁子禘之使問銘于陳氏是夏晁子過徐  
致意師道對曰吾嘗屬其私是宜銘又嘗銘人之親  
矣其何以辭于是以書抵睦報命是秋司業以狀來  
師道讀之曰此吾之所聞也銘曰  
昔之有云知子其父歸于大家顯有其助君舅君姑



既安既飫獨單無族弗懈弗訴上承下御不嚴以恕  
自約而顯不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申之于家  
不戚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裕人以為德不色而懼  
嘗嘗祇祇不銘而著何以銘之孝子之慮

法輪院主塔銘

宗本宋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願不報乃去家為道  
居徐之法輪院慶曆五年試所誦誦為比丘明年具  
戒遂主院事元祐元年既老而傳四年十一月晦寢  
疾而逝歲七十一臘四十三元符二年三月甲子其  
徒法整法珍法惠法如法堅用天竺法葬于某徐故  
尚法而宗相集鼓相聞講席相因學者四來於東方

為盛而頓

敬觀

嚴

師禪子所不至至則無所於館公

始徐舍脩供以待其來數請師說性教而時至緣會  
野俗先變向於禪矣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  
相許知於其葬銘以送銘曰

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爭  
棄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  
一人之傳或說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以一之  
白日青天時移俗變昔法今禪孰為予奪同業而然  
因則然矣然則何其有風有自爾公預之

昌樂縣君劉公墓銘

師道既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十



六日合于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  
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于隧以明年之  
三月師道既與為禮遂略其詞曰劉氏之先自咸陽  
而東留彭城其後有昉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  
順知人衰王休咎子孫數十謂夫人與其女孫必大  
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郎而鄭丞秘書皆有  
封邑夫人事姑如母視諸子如生接微如上君為僕  
獄掾里豪有獄因乳齋獻大珠數萬夫人不取遂絕  
醫君強直數事信上官夫人復謀曰子以福為養  
行直負君文償以祿夫人不以為難君卒而家亦  
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客之賢不肖以喜憂曰爾

夫人元符元年秋後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  
乙酉卒年六十六其歛與歸費出石氏其葬也邑  
人共之夫人一子衍也來學故其葬不以銘屬人

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行也其學方興與其善也身立名揚  
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遠也

仲父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為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  
子謂君不宜任屢膺中君以仕為試祕書省校書郎  
謂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鄂臨潼主簿舉監環之

六日合于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

此處仍有誤管云引以祿為養母老言以正禍如憂  
其親且吳以行負君氏世當羣弟盡用負君又償  
以祿之此似較順然負上仍疑有脫字

謂祭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葬臨潼主簿舉監環之

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化特不宜爾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苟子非之何也元豐五年解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二女嫁李某即敏脩今為臨淄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前崑山丞珣葬于彭城呂柵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祿卿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婚宦不卒則歸之天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季父通直郎陳君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粹父皇祐元年大父為三司鹽鐵副使行視河還而卒仁宗懷之官其

一子七品京職復詔有司母以為例君由是為將作監簿遷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兩丞太子中舍改通直郎監杭楚沂三州之漕統元豐四年年四十矣卒于下邳葬於永和縣君生三女嫁段辯其書禮高友諒大父有世材故其子皆長於吏君所誠小未足能不亦無任聞然杭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成沈文通兩公為前後守之最某至杭問其所治其君事沈公獨能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君子其兄崑山丞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于彭城呂柵祔先兆之丙銘曰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然葬之者兄



後寢凡費六千萬更七年而後成長者虜字一見施  
千萬為三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群從衛之象其所為  
必極天下之工既成而去於是慧慶之名行於內相  
傳以為神奇而不知其所餘也願其年有大馬而未  
試也語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銘余與慧嚴  
好於其別為次其行使歸鑿諸石以表其阡以慰其  
鄉之思以啓後人其勿壞紹聖二年二月十七日江  
州彭澤縣令陳師道撰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饑  
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粟而賜以官君於是為州助

教其先累富父齊為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  
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  
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  
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否  
惟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不發或疑焉曰雖妄何  
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為也及疾屬其子於母兄以  
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  
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  
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  
其子條謀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極別葬于  
大彭鄉之新城村條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人之短

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  
苟受侍葬宗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同  
吾且專之而况有助乎余由是與之游始葬欲余銘  
而不敢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  
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單借何以為之遂焚之思  
曠之車猶以為難之使陳諸墓謂諸者葬矣於是申  
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祭而厚葬  
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為于道既守之  
子孫而又以累人其為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為銘  
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偃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  
功燁燁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

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豈不悖哉  
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行狀

先君事狀

先君諱某字寶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諱承敏妣李  
氏考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妣董氏仙遊縣君考諱海  
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縣太君慶  
曆元年以外舅穎公任為太廟齋郎歷徐州之節開  
封府之雍丘主簿以父憂去復為雍丘主簿忠武軍  
節度推官以母憂去復為冀州觀察支使治平二年  
遷大理寺丞知隴州河陽縣神宗即位加太子中舍



以殿中丞通判金州以國子博士通判降州待次于  
雍丘熙寧九年四月戊申卒年六十一故事選人用薦  
者五人為京官先君罷雍丘舉者十有七人仁宗怪  
其多也於是頴公為樞密使務伸寒士抑勢家乃報  
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其上吏部如法  
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者免乃謝冀州文使吏部奏  
帖而舉者還故官英宗即位始政京官君子以為有  
命先君罷沂陽人有薦君於丞相荆公書其姓名於  
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  
君曰固知君不辨此善事呂嘉問其進久矣先君善  
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

不食葬其三世三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  
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索中裝直數百萬盡以與  
其弟仲弟悖悍語每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  
又訟于有司巧誣醜詆期以害君又欲殺其子君從  
妻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產君至無以歸終不  
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里收其孥以歸老君為人  
仁而敬慎意廓如也曰行而畏人智者吾不為也常  
管吏內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廉儉以和交  
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  
有漆林之征使視無林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為沂陽  
承乏秦中于闐入幕府檄君閱其首實還過縣見

君禴之曰官人在秦州謝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既罷  
沂陽鳳翔人范長吏請問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為州  
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沂陽人  
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  
之君曰士不畏義而畏人耶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  
官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夜無寢食  
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自待治獄不以考掠能  
得其情所至以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丘最久思最  
深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治  
市人歌之先君為雍丘主簿上奏曰雍丘尉氏六縣  
凡田百畝賦薪必求束為錢二十文為粟三升始縣

使民居廢地伐薪以錢輸遂以為長  
之。牧馬於其地馬入乃與民其後馬入焚其草  
以肥地而賦入如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今陛下哀  
畿內之民困於厚斂捐其租十之三而無名之賦自  
如有司不以謂之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成邊妻  
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佛士心害仁政宜  
加恤名先君在雍立都巡檢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  
先君行令事語尉曰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  
大矣非亂乃助之也聞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  
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  
門使人諭之而法計必遮留教其行罷吏士治行留

亂人守則成擒矣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輸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母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羅商軍合而錢穀故常閉羅居者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不行官費數倍君盡入之自為券以質如期而償公私便之娶龐氏穎莊敏公之女封安原郡君生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前下邳主簿師道穎州教授二女淑嫁左司員外郎張舜臣

元祐七年五月葬于彭城縣白鶴

先夫人龐姓軍成武人曾考

燕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章兩省事昭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良否百職且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封穎國公謚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官徐穎公與曲阜孔道輔後先大父游魏公語穎公曰陳氏子君子也必與之好穎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士肅之女生夫人而歸于陳氏夫人慈儉勤直尚尊矣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富不下言色由是內外向之時日祭祀雖老不懈然方質不然怪神蔡虞氏女傳一世以為仙名入帝公皆降下之而夫人不以為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人至辱夫人之親夫人不校也其後仲父繫獄

及孫而絕與其夫子豪  
嶺山陽久而殯壞夫人過  
之力不能葬為治完之而  
歸告其親使舉之而莫  
得也先君以嫁賞讓群弟  
孤振窮斂死恤終夫人  
同之以累其夫先君卒  
貧不能家夫人以大家子  
就下養人以為夏夫人安  
之不以累其子年高而家  
益貧從其不肖子就夏河  
北舟  
以上百十字接及制之東阿上

先王詳內略外化成人和誰  
得侮之不然憂在內不在外  
也願惠中國以寧內憂其  
後朋黨之論興變更大臣  
公上書曰 下接美矣句

先君取其學而夫人與之有恩及仲父死不幸無  
妻子其死事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敢怨然公始為  
趙火婦及郵之東阿年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  
二十九日也始次東阿未及步並於舟夜有炊星  
如舟如索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夫人之前夫人  
晚奉釋氏脩治土行自疾至終卧必西向病不知人  
誦彌陀不絕皇祐六年願公奏封南安縣君嘉祐八  
年公薨加諸子進封安康郡君先大夫諱洵三司鹽  
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  
一男子師黜光州光山令師仲河中司錄參軍師道  
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陝西麟州直隸張負外郎張

而先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  
葬于彭城白鶴鄉關東之陰先大夫之兆次於是秦  
公在淮江河浙之南關越之兩界以日月之不餘不  
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  
大者請銘於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石之右云

神道碑

光祿曾公神道碑

寶元康定間屬羗叛亂西邊荼苦天子恤勞吏民制  
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  
秦幸濶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羗夷

盜邊病在虜華非國之以推天而明年又上書曰今  
東宮未建置宜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  
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為萬世計  
是歲慶曆幾年士大夫萬加一作莫幸未發也故進議  
者皆出其後又為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  
之公學博而守約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當世  
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義而達時之變可舉而行  
是時公以誣家居十餘年人知其冤哀其窮而公不  
自訟方以天下為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為功  
蒙褒顯而公已卒世皆莫知也公諱易占字不疑建  
昌南豐人故屬撫州以蔭為太廟齋郎歷撫州宜興

善不疑有也字

臨川尉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治壽  
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人之所難為而公  
子父之所易蓋人以刑而公以德能服人之心而不  
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否徙司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  
官舉監真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泰州  
如臯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新官持以臨衆  
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歲一登然居者未完亡者  
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等願緩一載如臯賴公  
保其往業而近縣不勝其弊公請親其志有女  
以家而歸不將送之危法中公請往史出驗治仙  
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也公祖延鐸散騎常侍

載下段有為字女不疑有  
第字



致堯戶部郎中直史館  
贈諫議大夫妣某氏夫人  
人周氏吳氏朱氏公子畢  
不仕羣中書舍人年安  
仁令宰湘潭簿布龍圖  
閔直學士肇吏部郎中  
女嫁承議郎閔景暉南  
康主簿王元咎秘閣校  
理王安國江寧府教授  
朱景略秘書丞季中  
承議郎王幾宣德郎  
周彭儒一卒於家一再  
適王元咎

祖仁旺贈水部員外郎考妣有女九人歷七年公  
年六十九道病卒于南京皇祐元年葬龍池鄉清風  
里源頌公以子貴累贈光祿卿夫人分封京兆父城  
仁壽郡太君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公之葬既  
以銘載於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復立碑於墓道  
以顯揚其芳烈明示來今是以命汝為之銘師道幸  
以服沒奉明命雖愚不敏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治  
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效何大耶及讀其書又有大  
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  
有不盡則其雄深偉奇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世  
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為公恨此固命之適

而士之常豈足道哉顧嘗以為志不見於仕則發之  
於文文不施於今則必傳之於後有能行其言則不  
窮矣此公之志也其可謂盛哉故述而銘以勵其子  
亦以自勵又以勵後人其銘曰  
人之多言言不由德德必有言惟公之賢嗚呼哀哉  
得時無命功名其餘夫復何恨何以觀德南阡之碑  
其言不忘後世之師公則已矣其言可試其惟終之  
在公孫子

丙子六月二十五日校補文字訖

清泉逸史記在靜宜園兩香館



據顧千里本重勘訂正一百十二字曾公碑又  
補奪文二段一百五十二字

藏園筆記 辛巳正月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